

现代资本主义

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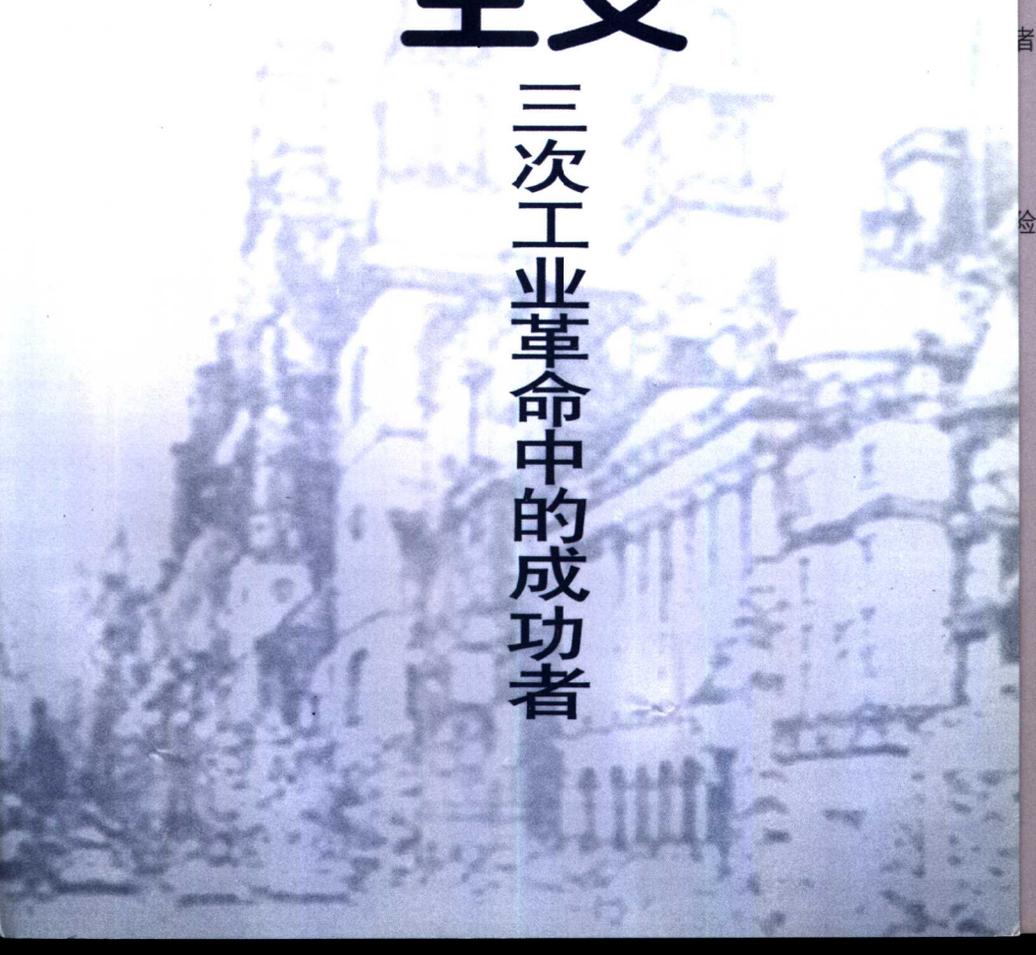


[美]托马斯·K·麦格劳 著
赵文书 肖锁章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美]托马斯·K·麦格劳 著
赵文书 肖锁章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现代 资本 主义

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美)麦格劳
编;赵文书,肖锁章译.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5

(汉译大众精品文库)

书名原文:Greating Modern Capitalism

ISBN 7-214-02438-1

I. 现… II. ① 麦… ② 赵… ③ 肖… III. 企业
家—生平事迹—世界 N. K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3420 号

书 名	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
著 者	托马斯·K·麦格劳
译 者	赵文书 肖锁章
责任编辑	吴 源 许尔兵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扬中印刷厂
开 本	850×1163 毫米 1/32
印 张	19.5 插页 2
字 数	483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438-1/K·377
定 价	27.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何谓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如何演化的？为什么有的企业家、大公司和某些国家能够使资本主义为自己服务而有的则不能？

本书以独特的视角观察了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何谓资本主义”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资本主义的优点十分明显：它使收入稳步增长并不断增加机遇。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也同样明显：它置物质于精神之上，且资本主义市场的力量会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

然而，在这些显见特征之下也隐藏着一些很微妙的问题。资本主义是不是人类组织经济活动的“自然”方式呢？如果是的话，为什么它在人类历史上很晚才出现？为什么它在某些国家能够发展而在别的国家却不行呢？资本主义是否需要某种特定的思维方式——即专注于未来而非着眼于历史呢？是否在某个国家存在着可供其他国

家借鉴的、纯粹的资本主义形式呢？这个样板是否可能是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其他国家？资本主义是否与民主政体携手并进？民主是否必先行于资本主义呢？专制政权能够更好地把发展中国家推上资本主义道路吗？

三个世纪前，资本主义开始在一些国家的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并逐渐传向全世界，上述问题在当时具有极大的挑战性，300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时至20世纪末，社会主义的解体使上述问题更显得迫切。在亚洲、拉美、非洲和东欧的一些“新兴”国家里，政策的策划者和商界的领袖人物已经开始仔细寻找成功的资本主义模式。对世界各地的探索者来说，理解资本主义的结构已成为把握现代世界的一个关键。无论对资本主义持何种态度，所有的有识之士对资本主义都不能视而不见。

那么，如何才能理解资本主义呢？这个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美学等诸多领域。研究资本主义可以从学术方面入手，专门钻研上述各个具体领域；也可以从大企业家的生平、成功的公司发展史以及对某些重要产业的分析入手，加以研究；对资本主义的研究还可以在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提出的理论模式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探索。

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R·H·托尼、约瑟夫·熊彼特、约翰·凯恩斯、琼·罗宾逊、R·H·科斯、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等人是研究资本主义的最富洞察力的学者，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研究都采用了综合的方法，都探讨了资本主义的好几个方面。熊彼特曾说过，对经济现象作任何有价值的分析都必须涉及历史、理论和数据等要素。

《现代资本主义》一书包含了熊彼特所主张的三大要素，但它首先是一部史书。书中有四章综述了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史；其他章节则是名人传略，介绍了乔塞亚·韦奇伍

德、奥古斯特·蒂森、亨利·福特以及丰田佐吉等人；书中还有一些驰名公司的发家史，这些公司包括劳斯-莱斯、德意志银行 IBM 以及日本七-十一连锁店等。所有这些关于国家、公司和个人的历史都有很多戏剧性成分，令人过目难忘，有助于我们了解在不断的变化中取得经济成功的真谛。

在长达三年的酝酿、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本书的作者们得出了一些结论。我们知道，组织资本主义体系并没有惟一最佳的方法。当然，资本主义制度中有一些基本要素，如私有制和法治，但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可以在具有各种不同国情的国家中有效运转。具有不同的资源条件、历史、宗教和文化背景的国家都可以容纳资本主义经济。

但是，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对待那些具有建设性的人的机构。经济发展不可能轻而易举地降临到一个国家、一个公司或一个民族的身上，经济发展需要尽心尽力地追求，需要人们为之付出艰辛劳动。经济发展必须得到不断的促进，否则难以持久。

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是人类创造性的一种表现，它由社会中各个个体的梦想和努力所驱动，所以本书作者力求明确什么样的人做了什么样的事。本书的主体论述了使四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繁荣昌盛的企业家、公司和政府。从本质上说，在创造现代资本主义过程中发挥了作用的思想和体制是本书的基本内容。

Creating Modern Capitalism

**Copyright ©1997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1998**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二章	乔塞亚·韦奇伍德与第一次工业革命	21
第三章	英国资本主义与三次工业革命	56
第四章	劳斯-莱斯与高技术产业的崛起	105
第五章	德国资本主义	151
第六章	奥古斯特·蒂森与德国钢铁业	207
第七章	德意志银行	252
第八章	亨利·福特、阿尔弗雷德·斯隆与市场营销三阶段	292
第九章	美国资本主义	335
第十章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与托马斯·J·沃森父子	390
第十一章	丰田自动织机公司和丰田汽车公司	443
第十二章	日本资本主义	491
第十三章	美国与日本的七-十一连锁店	546
第十四章	回顾与展望	589
附 录		601

第一章 导 论

直到大约 17 世纪,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似乎是自然而然的,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对此都习以为常,并根据这种情况安排各自的生活。他们并不考虑后人所说的“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工业革命”或“消费经济”的概念对他们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在 1700 年前的 1 000 年里,欧洲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只有 0.11%,世界上其他各地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在许多国家里,工业革命的来临和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结束了经济长期停滞的局面,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48 年写道,资本主义在不到 100 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大于其前期人类所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当他们写下这句话时,资本主义尚处于蓄力待发时期。以原有 0.11% 的年增长率计算,人均收入每 630 年才增长一倍。但是,在 1820~1990 年这 170 年间,人均年收入的

增长在英国翻了 10 倍，德国翻了 15 倍，美国翻了 18 倍，日本翻了 25 倍。资本主义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独特时期，是一个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本书探讨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某些方面，特别是企业家和商业公司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本书的结构不同寻常，其中有四章是讨论国家的，有八章是讨论公司的。冠以《英国资本主义》或《德国资本主义》等名的四章分别概述了各个国家商业制度的演变。我们采取了远距离的大视角，就好像是从卫星上不断地以一定的时间间隔拍摄照片。关于国家的四章回顾了具有资本主义特色的创新和不断变化。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最敏锐的分析家，他把资本主义称为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即旧产品、旧程序、旧体制不断地被新生事物取代。熊彼特写道：“资本主义只能生存于工业革命——或称为‘进步’——的氛围中。”他接着又说：“稳定的资本主义是自相矛盾的。”本书的内容与他的结论是一致的。

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主要由经营商业公司的企业家实施，所以我们在关于国家的四章之间又穿插了关于公司的章节，在每个国家中至少研究两个公司：英国的韦奇伍德和劳斯-莱斯，德国的蒂森钢铁公司和德意志银行，美国的福特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以及日本的丰田汽车公司和日本七-十一连锁店。

我们所讨论的每一个公司都是其所在产业中的优胜者。在选择所讨论的公司过程中，我们所关注的不仅是优秀的经营业绩，而且要求该公司能够体现其所在国经济的某些本质特征。任何一个公司都不可能成为其所在国的商业体系的“典型”，因为体系本身是千变万化的；但这些公司也并不是非典型的。我们很

难想象劳斯-莱斯的发迹史会发生在英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也不能想象福特汽车公司的发家史会出现在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

本书还附有比较性的参考工具,这是本书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其中包括一个附录,附录中既有数据又有每个国家和每个公司发展过程中的大事记。这些数据和大事记对了解四个国家的资本主义过程是必不可少的,值得注意。

我们为什么选择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这四个国家呢?因为这四个国家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是当之无愧的优胜者。同样重要的是,每一个国家所体现的是一种独特的资本主义制度。英国的工业化始于18世纪晚期,代表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德国和美国紧随其后,于19世纪晚期在世界上大放异彩。日本在20世纪前一点才开始工业化进程,但在20世纪30年代便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国并于50年代后实现了惊人的增长。

这四个国家都是“资本主义的”,但它们的资本主义并不相同;这四个国家也并没有穷尽所有的资本主义模式。历史证明,通向资本主义的成功之路有很多条。

“资本”与“资本主义”

现代意义上的“资本”这个词大约出现于1630年。《牛津英语词典》为这个词下了一条简明的定义:“用于再生产的财富积累。”在人类历史上,人类几乎总是把自己生产的财富很快消费掉。有时人类也可以积累一些财富,但他们往往把这些财富用来炫耀,并不能提高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埃及的金字塔代表着巨大的财富积累,但它是为法老的阴间生活服务的。虽然建造金字塔雇用了大量劳力,但建造金字塔并未能像建筑公路和运河那样

产生持久的发展效益。建造金字塔是传统的人类社会使用财富积累的代表性方式。

花费在艺术品和建筑物上的财富积累的确可以激发人们的精神追求：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紫禁城、希腊的帕台农神庙、欧洲的中世纪城堡。但用在这些建筑上的财富积累并不是“用于再生产”，所以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令人意想不到的，这些宏大的建筑日后却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因此花在这些建筑上的财富积累在很久以后又变成了资本。

“资本主义”这个词比“资本”一词更新、更难以定义，这个词直到19世纪中叶才出现，当时是作为“社会主义”的反义词出现的。那么，“资本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至少可以说，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强调私有制、创业机会、技术革新、契约的神圣不可侵犯、以货币形式支付劳动报酬以及信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财产必须是“可以分割的”，即可以自由买卖；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取决于别人愿意为之付出什么样的价格。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人们普遍持有一种准宗教式的“公平价格”的观念，认为一个人要是索取超过“公平价格”的价格就会危及自己的灵魂，贷款购物的行为——哪怕是为了投资——也是有问题的。从旧观念到新思想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渐变过程，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我常常对无节制的消费信贷感到愧疚（这往往是正确的），这便是旧价值观念的遗留。

资本主义依赖支持革新的投资信贷。在这方面，“资本主义”超越了词典上对“资本”的释义，因为“资本”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是所有经济形态共有的生产要素；而资本主义不但利用财富积累，还利用尚未成形的经济资源。资本主义利用被称为“思想货币”的信贷。作为信贷主要来源的银行所借出的钱大大超越其

现金储备,银行希望借贷者利用信贷,支付利息,并在将来偿还本金。如此,银行仅仅依靠信心和希望便能无中生有地生出钱来,当然银行也要受制于金融管理部门规定的对现金储备的要求。借贷者是企业家和公司;为了获得更多的资金,他们还发行股票和债券,这些股票和债券往往也只有用公司产品的预期回报作为支撑。

那么,“资本家”就是拿未来作赌注的人。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一心一意追求未来财富和财产。衡量资本主义的尺度是财富和收入的多少。资本主义建立在对经济增长的信仰之上;它相信,对个人、家庭、公司、产业,甚至整个国家来说,经济增长是可能的,也是值得追求的。

现在,我们把这种信仰看成是理所当然的;这种信仰是我们所作所为的一个前提。但是,在很多世纪里,这种信念却未能深入人心。从前,经济增长对很多人来说未必是值得追求的,更不用说是否可能了;而且经济增长并未被看成是与个人的努力有关。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很少预想到变化;大部分人都把确实发生了的变化看成是外在力量作用的结果。他们认为灾难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他们对消灭了欧洲人口三分之一的黑死病便作如是观。

许多不同的伦理体系中都有对追求财富的严重警告,认为对财富的追求会危及灵魂。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的梭伦说:“许多恶人很富,许多善人很穷。”《圣经》警告人们说:“富人进天国比骆驼过针眼还要难。”在某些宗教中——包括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借出钱以生利被看作是罪孽。在日本,直到19世纪中期,商人虽然最有钱但社会地位最低,不但低于武士还低于手艺人 and 农民,处于日本社会的最底层,这是因为商人的生活主要围绕着低买高卖运转。

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在世界上的大多数社会中，占主流的思维方式是反物质、反增长的。即使是像吉思汗和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的银行家这样有攫取欲的人也只是一心想在一份固定的财富中占有更大的份额，他们的获取被看作是别人的损失。生活被看作是一块翘翘板，如果有人升起则必有人下落。所以，有攫取欲的人往往被放在社会的最底层，除非他们的成功来自武力征服或成就巨大，难以动摇。18世纪的英国已经是一个很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了，但当时的大多数英国人仍然认为商人是不大可能变成“绅士”的。绅士们献身于其土地和四乡八邻或献身于宗教、军队和公众服务，他们不把对金钱的追求作为最终目的。

这种思维方式部分导致了世界上几千年里经济的缓慢增长。尽管生活就像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所说的那样“孤独、贫穷、龌龊、残酷和短暂”，但生活中并不一定就充满了艰苦的劳作。大多数人的工作都是间歇性的，在播种和收割季节很辛苦，但冬天里却很悠闲。人们的时间观念不是来自钟表而是来自太阳和季节的变化。他们没有条件进行高效率工作，所以个人收入没有上升。

社会流动性极弱，很少有人能够享受到现代意义上的自由。1772年，英国经济学家阿瑟·扬估计当时的世界人口为7.75亿，但只有3350万人是“自由”的。其他约96%的人则不是农奴或奴隶便是某种形式的仆役，他们得向处在他们的社会阶层之上的人尽心尽力，最终为国王、酋长或军阀效力。

欧洲的耕地大多是“限嗣继承的”，是封建体系的一部分，不能够买卖或分割。职业的流动性和地理的流动性很弱。人们一般是子承父业，生活在父母生活的地方。地球上的大多数人在一生中从未超越过距离其出生地30英里的范围。求变的动力很

小。社会体制的结构并不适合经济增长，所以增长也就很有限。

相对自由的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系的基本条件，也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条件。个人必须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控制自己的工作安排，必须可以选择向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还必须能够把自己的大部分工资留给自己和家庭。然而，几千年来，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几乎不存在；很少有什么工作可以支付现金工资；每人的工作报酬中的一部分都要交给地主、酋长、国王和军阀。

资本主义则打开了劳务市场并培育了现金工资体系。更广泛地说，资本主义带动了一种充满活力的、灵活的、面向未来的思维方式，把永不停息的残酷竞争注入了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政治、军事甚至宗教也紧紧跟随在经济体系之后变得更有竞争性。马丁·路德和约翰·卡尔文向统治欧洲宗教生活达几百年的罗马教廷发出公开挑战，他们的教义不但自相矛盾，而且与天主教和犹太教的教义相冲突。宗教竞争往往增加了市场力量发挥作用的机会，所以强化了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系并不与民主齐头并进。资本主义解除了人们相互间的旧有的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的束缚，除此之外，它并未能“解放”任何人。资本主义促进了封建束缚的解体并推动了更加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往往又为新的剥削提供了便利条件，这便是资本主义的反对者所说的“工资奴隶制”。很多作者根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定义，强调资本主义体制不仅是市场经济，它同时也是一个由资本家统治的、为资本家的利益服务的政治制度。

这个定义是千真万确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以前的社会制度中，政治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经济标准；军事实力、传承的土地以及错综复杂、相互关联的关系才是组织社会的准则。一

且市场取代了这些旧的习俗，政治权力便向拥有新财富的人倾斜。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系列剧烈的社会调整。这一调整过程时至今日仍在延续。

在历史上，有些调整是很深刻的，也有的走错了方向。本书所分析的四个国家在历史上都曾有过令它们尴尬的一面，这是它们的耻辱，或者说它们应当为此感到羞耻：英国对大英帝国其他地区的臣民的残酷压迫；日本在二战前和二战中在东南亚国家中犯下的种种罪行；美国白人对黑人的奴役；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但是，本书的内容是商业历史，不能详细讨论这些问题，只能指出这些事件的发生恰好与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同步。资本主义虽然并未直接导致这些悲剧的发生，但它为某些悲剧的发生提供了便利条件。当然，资本主义并未能阻止这些悲剧的发生。

从长远来看，如何公平地分配经济增长的丰硕成果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令人头痛的大问题。正义究竟何在？难道我们应该允许早期的工业家压榨包括大批童工在内的工人的血汗吗？工人们难道就应该在诗人威廉·布莱克所说的那种“黑暗的魔鬼工厂”中不分昼夜地劳作吗？难道我们应该允许19世纪欧洲的罗特希尔德家族和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如此暴富吗？在我们这个时代，美国投资银行家迈克尔·米尔肯在1987年一年中就“赚了”5.5亿美元，这难道是正常的吗？

资本主义的根扎得很深，一直可以回溯到11世纪，所以资本主义还有些老问题。11世纪南欧的一些商人家族可恃财傲视贵族，16世纪和17世纪才出现了一个更加广泛的资产阶级。一直到18世纪，现代资本主义中的其他条件（如信贷体系、现金工资制以及无穷无尽的革新等）才开始出现。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他向人们展示，物质至上主义和对个人利益的

追求可以成为一种新型社会的主要动力；在这种社会里，经济财富的多少并不是固定的，它可以不断增长。买主、卖主和整个社会都可得益于商业交换，生产和交换越多越好。

更加美妙的是，这种趋向已经形成。在《国富论》出版之际，亚当·斯密所说的“无形之手”——这是市场过程的有力象征，千千万万个生产个体和消费个体在市场过程中根据自身利益不断作出经济决策，最终使全社会从中得益——已经在指导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经济活动了。当然，这只是资本主义的幼年期。亚当·斯密很难预测资本主义最终会释放出何等力量；他同样也难以想象资本主义竟能以如此众多的形式在许多不同的国家扎下根。如果他能得知在他 1790 年死后的 200 年里资本主义对某些国家的经济生活产生如此重大影响，他准会惊得目瞪口呆。

资本主义和经济业绩

本书所讨论的四个国家在世界民族之林中都属于明星式选手。我们从下列三个简表中即可看出这四个国家的成就。

从表 1.1 中我们可以看出，20 世纪 90 年代中富国和穷国的经济表现之间有一条很宽的鸿沟，美国居首，卢旺达垫底，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在世界上人口过百万的 133 个国家中，高收入国家只有 25 个，而且这 25 个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共产主义经济的国家都未能进入第一层；即使把社会主义的定义放宽到最大限度，也只能有寥寥无几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高收入国。资本主义经济并不是使一个国家保持富裕的充分条件，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未能进入第一层，但资本主义却似乎是富裕的必要条件。